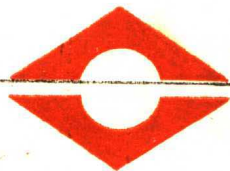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师语文教材
语言特色分析

2



武汉大学出版社

中师语文教材语言特色分析

第 二 册

主 编 郑远汉

副主编 陈恩泉

武 汉 大 学 出 版 社

一九八五年·武汉

中师语文教材语言特色分析

第二册

主 编 郑远汉

副主编 陈恩泉

★

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孝感报社印刷厂排版

鄂军印刷厂印刷

★

787×1092 1/32 10.25印张 216千字

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800

统一书号：7279·27 定价：1.50元

前 言

要重视师范教育。要加强语文教学中的语言因素。基于这样的认识，我们决定编写这套书，书名为《中师语文教材语言分析》。

这套书首先是为了奉献给中师的学生和语文教师，供他们作教学的参考。中学语文历年都有教学参考书，为中师编的却不多。那些教学参考书对每篇课文的语言一般都分析得很少，更没有专作语言分析的。因此我们编的这套书，不至于跟那些教学参考书雷同或重复，对中师的语文教学或许有点帮助。

这套书同时也为了奉献给广大的语文爱好者和自学者。中师的语文课本（即《文选和写作》）所选的课文，大都是短小精粹的作品，不少是名著、名篇，语言的典范性比较强，而且体裁多样，阅读和分析这样的课文对于提高鉴赏语言、运用语言以及写作的能力是有益处的。我们在每篇分析文章的后面附了课文，正是为了方便广大的语文爱好者和自学者（第七、八两册，因好些课文篇幅较长，原作又容易找到，就不附了）。

这套书着重分析每篇课文在运用语言方面的一些特点，包括用词、造句、辞格、篇章、风格等。字词的读音、词义的训释等方面，除非是特别需要给予提示的，一般不作分析。选取哪些方面、哪些问题分析，则视各篇课文的具体情形而定，不千篇一律，不面面俱到。

分析中需要用一些语言学方面的名词术语；尽量采用一般人熟悉的、常用的，但不求全书统一。因为语言学方面的名词术语向来没有完全统一过，参加这套书编写的单位和人员比较多，执笔人往往有自己的习惯，强求一律，有时会束缚思想。

这套书按照原教材的册次、篇次编排。共八册。参加第二册编写工作的单位是武汉第二师范学校、武昌幼儿师范学校，参加编写的人员有何兆祥（编委）、童勉之、张加清等。

编 者

目 录

前言.....	(1)
红烛.....	(1)
先死者.....	(8)
晨.....	(13)
归帆.....	(19)
新闻三则.....	(25)
“活着的黄继光”杨朝芬.....	(29)
野山羊来到老西沟.....	(30)
周末一条街夜市受欢迎.....	(31)
依依惜别的深情.....	(32)
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.....	(45)
为了周总理的嘱托.....	(59)
民乐县委书记韩正卿的家.....	(75)
中国近代的学制.....	(79)
书籍的变迁.....	(90)
历代地方区域的划分和名称.....	(96)
一个好树种——泡桐.....	(103)
说梦.....	(110)
任瑞卿老先生.....	(117)
徐老不老.....	(127)
晨.....	(144)

我的老师.....	(161)
难老泉.....	(172)
内蒙访古.....	(184)
上天都.....	(197)
樱花赞.....	(206)
长江三峡.....	(216)
绿.....	(226)
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.....	(232)
量力而行的指导思想十分重要.....	(240)
改造我们的学习.....	(248)
崇高的理想.....	(262)
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.....	(275)
悼列宁.....	(283)
《呐喊》自序.....	(292)
白莽作《孩儿塔》序.....	(303)
《未完成的画》序.....	(309)
《邓拓诗词选》序.....	(315)

红 烛

《红烛》是一篇感情深沉凝重的抒情散文。它采用象征的手法，委婉含蓄地表达了作者对黑暗旧社会的痛恨，和对光明未来的向往的思想感情，这是文章的基本艺术特色。

一

象征。《红烛》写于三十年代初，其时，中华民族正处于灾难深重的年代。作者对黑暗现实的憎恨，对光明未来的向往，这些感情都不能用直抒胸臆的方法倾吐，而只能借助于象征手法，通过对红烛的光亮，红烛的精神和巨人似的大野等具体事物的形象描写，含蓄地表达出来。

作者首先写道，“划一根火柴，便点燃了，它的光亮立刻就劈开了黑暗，还抓破了沉在角落上的阴暗的网。”“在这跳跃的光焰中，我们互望着那照得红红的脸，只是由于这光亮呵，心也感到温暖了。”

这两段话，表面看起来是描述除夕夜点燃红烛的情形以及心中的感受，其实，透过对光亮的描写——它是那么有力，劈开了黑暗，抓破了阴暗的网，映红了人们的脸，温暖了人们的心，——我们不难看出，在作者的心目中，这光亮就是革命的力量，是光明的象征。对光亮的形象描绘，正表达了

作者对革命力量的由衷赞颂和欢欣鼓舞的心情，同时也含蓄地揭露了现实黑暗的浓重和陈腐。

接着，作者又描绘了大野的形象：它赤裸着，忍受着重重的苦难，而“沉默着，没有一点音响，象那个神话中受难的巨人。”在这里，作者用大野的形象来象征灾难深重的祖国人民，并用寒冷、冻雨、风、黑夜来象征旧社会的黑暗残酷。

最后，作者又借“独自忍受着那煎熬的苦痛，使自身遇到灭亡的劫数，却把光亮照着人间”的红烛精神，来象征、赞美革命者的精神。正因为看到了革命的光明，看到了革命者的精神，才使“我们”感到“幸福”、“欢愉”，暂时忘却了现实的黑暗残酷，而“用孩子的心想去织造了一个理想的世界”。这表现了作者对光明的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。

“可是突然，不知道是哪里的一阵风，吹熄了那一对燃着的红烛。”甚至，连“余烬的微光”，“也无声地沉在黑暗中了。”这说明，现实毕竟是残酷的。但是，既然光明已经显示于人间，希望之光是不会熄灭的，“紧紧地握着手”，坚信未来，那“突然”的，“不知道是哪里的一阵风”终会过去。

由上可见，本文用象征手法把抽象的事物具体化，激发读者的想象，从而含蓄而深刻地表达了作品的主题思想，收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。

但是，用象征手法写的作品，不可能处处都是象征，要把象征与非象征区分清楚，不要牵强附会，曲解文意。如本课的第一句：“为了装点这凄清的除夕，友人从市集上买来一对红烛。”这句话是一般性的叙述，起交代过程，提示背景的作用。这里的“红烛”不带象征意义，不能认为它象征

革命力量或象征光明，否则，“装点”一词就不好理解了。

二

象征手法不是孤立地运用的，它往往要同其他修辞方式相结合。本课文主要用了以下几种修辞方式：

（一）比喻。例如：“大野”“象那个神话中受难的巨人。”这里的“大野”是旧社会受苦难而不屈的中国人民的象征，作者把它比喻为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，是十分恰切的。它既表现了苦难的深重，更突出了人民坚韧顽强的反抗精神。这是个明喻，用了比喻词“象”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用了“象”字的不一定就是比喻，课文中“我们不象孩子那样在光亮中自由地跳跃”就不是比喻句，而只是一般的比较。因为它不符合构成比喻的条件，“我们”与“孩子”并不是本质不同的事物。

（二）比拟。《红烛》中有几处用了比拟的修辞手法，其中有拟人，也有拟物。

“它的光亮立刻就劈开了黑暗，还抓破了沉在角落上阴暗的网。”

这是拟物，它生动地表现了革命的强大威力。

把赤裸的大野当作人来写，赋予它忍受、沉默的思想感情，突出它忍受重压而沉默不屈的坚韧性格。把燃烧着的红烛人格化，显示了它那忍受苦痛煎熬而把光亮照着人间的崇高献身精神。这两处都是拟人。

（三）排比（兼反复）、反诘。为了加强语言的气势，更集中，更强烈地表达某种意思或思想感情，作者在几处地

方运用了排比反复的句式。

第四自然段，一连用了四个“忍受着”的排比兼反复的句式，语气贯串而又集中地表现了大野的坚韧精神和所受的苦难之深重。

第五自然段的三个“忘记了”的排比兼反复的句子，把由于红烛的光亮照映而感到“幸福”、“欢愉”的心情表现得更强烈、更醇厚。

第五自然段的最后，作者还用了三个疑问句和一个反诘句构成排比。这一连串的疑问，揭示了黑暗社会血淋淋的实质，接着一个诘问句，对反动统治者发出了愤怒的谴责，既发人深思，又有咄咄逼人的力量。

三

课文使用了一些介词词组作状语的句子。介词词组状语的位置，可以安排在句首，也可以放在主语之后谓语之前。这要看语意或修辞需要来决定。课文第一句“为了装点这凄清的除夕，友人从市集上买来一对红烛。”状语安排在句首。从语意上看，它也可以放在主语后面，说成“友人为了……。”两个句式意思相同，但修辞效果不一样。前者语气缓宕，后者显得紧迫。作者从修辞需要着眼，选用了前一种句式，起到了强调目的（装点凄清的除夕）、突现作者沉郁心情的作用。

有的介词词组状语，从语意上看，只宜放在句首。如“在跳跃的火焰中，我们互望着那照映得红红的脸，只是由于这光亮呵，心也感到温暖了。”这里的两个介词词组状语，都分别放在两个分句的句首，而不能放到主语后边。因为那“跳跃的火焰”和“光亮”，是“我们”的情态和感受

产生的前提，正是作者讴歌的对象

四

“凄清”与“凄惶”，是两个近义词，都有凄凉的含
义。“凄清”是凄凉冷清，多用来形容环境或景物，这里用来
形容除夕，从常理与现实的矛盾中，反映了作者当时处境的
困苦和心情的沉郁。“凄惶”是凄凉而惶惑、惶恐，多用来
形容心情。由于烛光的熄灭，美好的“梦”的消失，又回到
黑暗的现实，作者感到悲凉中又带一些惶恐，这对一个向往
光明而又尚未找到通往光明之路的人来说，是很自然的。所
以，“凄惶”一词恰到好处地展现了作者当时的心境。

（张加清）

红 烛

新 以

为了装点这凄清的除夕，友人从市集上买来一对红烛。

划一根火柴，便点燃了，它的光亮立刻就劈开了黑暗，还抓破了沉在角落上阴暗的网。

在跳跃的火焰中，我们互望着那照映得红红的脸，只是由于这光亮呵，心也感到温暖了。

可是户外赤裸着的大野，忍受着近日来的寒冷，忍受那无情的冻雨，也忍受那在地上滚着的风，还忍受着黑夜的重压，……它沉默着，没有一点音响，象那个神话中受难的巨人。

红烛仍在燃着，它的光愈来愈大了，它独自忍着那煎熬的苦痛，使自身遇到灭亡的劫数，却把光亮照着人间。我们用幸福的眼互望着，虽然我们不象孩子那样在光亮中自由地跳跃，可是我们的心是那么欢愉。它使我们忘记了寒冷，也忘记了风雨，还忘记了黑夜；它只把我们领到和平的境界中，想着孩子的时代，那天真无邪的日子，用朴质的心来爱别人，也用那纯真的心来憎恨。用孩子的心想来织造理想的世界，为什么有虎狼一般的爪牙呢？为什么有那一双双血红的眼睛呢？为什么有鲜血和死亡呢？大人们难道不能相爱着活下去么？

可是突然，不知道是哪里的一阵风，吹熄了那一对燃着的红烛。被这不幸的意外所袭击，记忆中的孩子的梦消失了，我和朋友都噤然无声，只是紧紧地握着手。黑暗又充满了这间屋子，那风还不断地吹进来，斜吹的寒雨仿佛也有一点两点落在我的脸上和手上。凄惶的心情盖住我，我还是凝视着那余烬的微光，终于它也无声地沉在黑暗中了。

先 死 者

《先死者》是巴金同志一九四〇年在昆明目睹侵略者的血腥罪行，怀着悲愤的心情写下的一篇散文。文章的语言朴实无华，不事修饰，十分口语化，但却是那样准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，那样鲜明而强烈地表达了作者当时的思想感情。

一

用词精当。这篇文章的用词精当突出地体现在动词的运用上。如写夜过灾区：“那时我在黑暗中摸索，靠一只手电筒的微光给我指路。”“我小心地下着脚步，怕让坏电线缠住我的脚。”有手电筒指路仍需“摸索”，仍要“小心地下着脚步”，这“摸索”（不说“行进”），这“下”，（不说“落”），就把作者小心翼翼地前行的情态十分形象地表现出来了，同时也反映了灾区遭受的破坏和敌人罪行的严重程度。又如作者写白天又走过这条伤痕满身的街，看到人们在收葬死难者的情景，作者写道：“在一个瓦砾堆上，还有好些人躬着身子在工作。”这里用了一个“躬”字而不用“弯”，既恰当地表现了人们工作时的形态，更精确地表现了人们（也包括作者）对死难者恭敬哀悼的思想感情。“正要举脚往前走时……”，“但是我默默地揭下帽子”两句，前

一句用“举”而不用“提”或“拾”，后一句说“揭”而不用“取”或“脱”，一个“举”字，一个“揭”字，使读者鲜明地感到作者的心情是多么沉重，感到了他的悲愤的分量。再如，作者在两处写自己的眼光都用了“射”字。一处是夜过灾区，“我也把眼光往那边射去，我只看见砖瓦、木片、灰尘。”一处是“我把眼光射在那三具白木棺上。”这两个“射”字，表现了作者多么强烈的悲愤心情啊！

二

简短句式的选用。《先死者》一文，表现的是作者对敌人的愤怒，对死难者的哀悼尊敬，以及对未来的信念，和奋起战斗的坚强意志，感情十分深沉、强烈。为表现这样的思想感情的需要，作者恰当地选用了简练、明快、干脆、有力的短句。全文共42个句子，其中简短的单句有27个，其余15个复句也都是单纯复句，没有多重复句。无论是单句，还是复句中的分句，都很少修饰成分，更没有过长的复杂的修饰语。这样的短句，用来叙述，一句就说明一件事；用来议论抒情，一句就表现一种强烈的思想感情，干脆、实在，毫无空泛虚夸之感，十分符合作者当时的心境和文章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。

三

这篇文章运用了反语、拟人、反复等修辞手法，对表达思想感情也起了很好的作用。

在叙述了夜晚灾区的黑暗破败景象，并发出了深情的议论之后，作者写了两段话，

①今天我又走过这条伤痕满身的街。

②白日的亮光把犯罪者的“成绩”完全暴露出来了。每一块碎砖，每一片断木，每一堵断壁，每一个破洞，都在诉说伤痛，都在叫喊复仇。

这两段话，使用了反语、拟人、排比、反复等修辞方式，抒发了作者强烈的思想感情。

反语。不说犯罪者的罪行，而说“成绩”，表现了作者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屠杀我国人民的罪行的无比愤慨，比直说“罪行”更有力，更强烈，对敌人是尖锐的讽刺，是沉重的打击。

拟人。把废墟遍地的街道说成伤痕满身的街，把街当作有血肉之躯的人，这就不仅从视觉上，而且从切肤之痛的感觉上，刺激了人们的思想感情，深刻地表达了作者对祖国遭受蹂躏的无比痛惜之情。接着，作者又将碎砖、断木、断壁、破洞拟人化，让他们去诉说伤痛，叫喊复仇，十分生动形象而又强劲有力地表达了作者和全国人民的心声。同时，这里又兼用排比、反复，加强了语气，把思想感情表达得更为强烈感人。

（张加清）